

【土城集】

历史教材学 和史学论丛

臧 嶠 周瑞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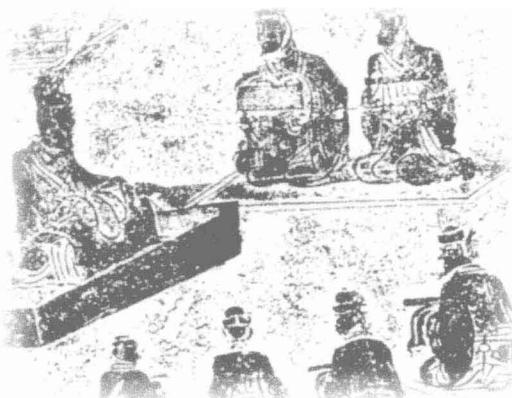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土城集

历史教材学和史学论丛

臧 嶸 周瑞祥 著



星球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土城集 / 藏嵘著. - 北京: 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5.11

(历史教材和史学论丛)

ISBN 7-80212-140-X

I. 土... II. 藏... III. ①历史 - 教材 - 研究 - 文
集 ②历史编纂学 - 文集 IV. ①G423.3-53 ②K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844 号

土城集

历史教材学和史学论丛

藏嵘 周瑞祥 著

星球地图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69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彩插: 0.125

定价: 23.50 元



《土城集》序

马执斌

《土城集》是一部历史教材学和历史学论文集。作者臧嵘和周瑞祥两位先生，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经常有学术交往。他们将这第二部合作书稿交给我，希望我能写篇序，我欣然允诺。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倘若论文，必先知人。帮助读者了解作者，是序文的一项重要内容。臧嵘先生比我年长，周瑞祥先生比我年轻，先长后幼，就从臧嵘先生谈起吧！

臧嵘先生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学专家。他出版的作品已经超过二十部。其中，既有皇皇四十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又有短小精悍的历史小品文集《史海泛舟谈古》。在史苑中，臧嵘先生称得上是一位龙虫并雕的能手。

我已经给臧嵘先生的几部著作写过序，每次作序，都对臧嵘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加深一层了解。

1995年，我参加高考命题工作，命题组里有几位大学教授，有一次闲谈，某教授说：“编写中学历史课本，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小菜一碟，充其量是个拼盘，而且不是大拼盘，只能算是中拼盘。”当时在座者，颇有几位同事将这位教授奉若神明。命题归来，我跟臧嵘先生谈起这件事，臧嵘先生严肃地说：“编写中学历史课本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是一门学问，深奥得很。我们要把它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努力去钻研。”接着，臧嵘先生流露出要撰写一本历史教材学专著的想法。

岁月如流水，转眼之间，臧嵘先生退休十年了。在古稀之年，臧嵘先生和周瑞祥先生合作写出《历史教材学概说》，了却一桩夙

愿，确实可喜可贺。我作为《历史教材学概说》的第一位读者，对臧嵘先生的敬业精神和执着态度，钦佩不已。书中的内容也给我很多启发。

臧嵘先生拟定的几篇历史学论文，像《秦汉三公九卿制从考》、《咸通金刚经雕印本的发现及其价值》、《为什么说唐末农民起义始于875年？》、《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平等”、“平均”思想试探》、《宗教社会功能面面观》等，都是因编写历史课本涉及到的问题，经过深入钻研而取得的成果。它们证明，臧嵘先生的確是把编写历史课本作为毕生的事业去干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明清都城、宫廷史概说》这篇史学专论。它原本是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宫廷生活》作的序。臧嵘先生健笔一挥，洋洋洒洒，写了五六万言，结果不宜作序，只得另行处理。

臧嵘先生跟我讲完这段故事，我微微一笑，感叹地说：“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臧先生怎么变成了梁任公？！”

梁任公就是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近代军事家蒋方震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教过的学生。蒋方震曾伴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兴致一来，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大写中国近代的学术复兴史，愈写愈多，一放难收。几天时间，草成一本五六万言的序，其份量与序书相埒。写成之后，梁启超感到作为书序不合适，因而独立成篇。这就是后来负有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臧嵘先生博闻强记，自然知道这个典故。他谦虚地说：“我怎么能跟梁任公比呢？”

我回答：“咱们就事论事，您能暗合前贤，这岂不是史苑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听我这么一说，臧嵘先生会心地笑了。从这件事上，我不仅见到了臧嵘先生博学善撰的一面，而且见到了臧嵘先生质朴天真的一面。





再说周瑞祥先生，他是星球地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既有行政能力，又有专业水平。重然诺，讲信用，爱帮助人，尤其对知识分子特别尊重。他是搞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历史注重时间概念，地理描述空间关系，历史和地理相结合，形成一门新的学问——历史地理学。过去，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有位专攻历史地理学的专家，叫王剑英。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地理分卷的副主编。那时候，我们编写的历史课本上的历史地图都是王剑英先生设计的。王剑英先生去世后，我们室里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再设计、编制用于历史课本的历史地图，我们只能借助外援。周瑞祥先生就是我们的外援之一。多年来，他为我们编写一些课本设计、编制历史地图，还配合我们的课本给学生编辑历史地图册和填充图册。在设计、编制教学使用的历史地图方面，周瑞祥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编过多套中小学教科书历史地图册。他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曾写出《教科书的历史地图编写实践与理论》和许多有关文章，理应属于《历史教材学概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部分内容才使历史教材学归于完满。

《土城集》即将印刷出版，我向两位作者表示热烈地祝贺！我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特别希望《土城集》能够在今年年会召开之前出版，并且能够在年会召开之际，同来自全国各地搞中学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代表们见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新历史课程改革增添一份推动力。祝愿我的想法能够圆满实现。

马执斌

2006年8月30日

写成于松竹书屋

自序

本集是我们在北京元大都土城遗址附近机关和新居编成的，因而命名为《土城集》。这是一本近几年的史学和历史教材学论文集，内容是纯学术性的，大部分带有探讨性质。目前思想界学术界都处在一个空前开放和繁荣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兴起，史学和历史教材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意见和看法，各抒己见，都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科学的。我们这本集子，也只是想凑一凑热闹，在历史教材学方面和史学方面提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由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有限，文中难免会有不妥或错谬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学界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本集中的《历史教材学概说》，一方面对历史教材学这门新兴学问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另一方面则是想对我国20世纪历史教材的编写进行一次初步总结性的研究。我们始终认为，历史教材学是一门学问，而且这门学问在我国至今已存在一百余年之久。自清末至今，历次教育大改革以后，历史教材的编写在中国逐渐形成它近现代意义的合理的科学体系，这是客观存在的。某些学者提出要“打破”或“淡化”这一体系，这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这样做，会使我国青少年从此学不到应有的系统历史知识，不利于他们素质的提高。因此，在本集里，收进这一部分内容，而且坚持我们的看法：我国的历史教材学应当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门学问；我国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工具和阵地。

其他几篇历史学论文，有的是关于秦汉政治制度的考证，有的是对唐朝习俗和邮驿的专题研究。我们认为，汉唐时代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在世界人类文明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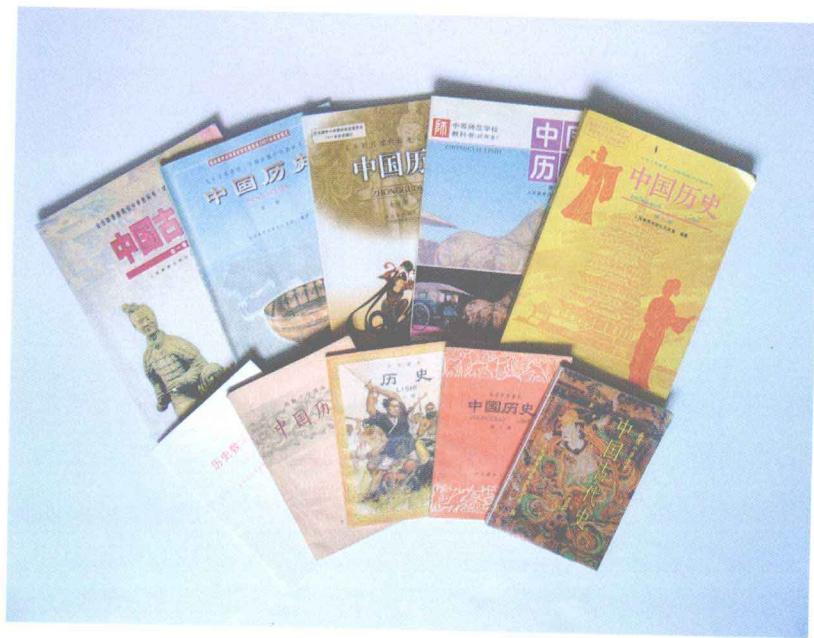
展史上，也放射着奇异的光芒。对这两段历史，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叙述书写，向下一代、向世界宣传。《明清都城、宫廷史概说》一文，是上世纪90年代写的，曾经参阅了大量有关书籍资料。现在把全文排出，供读者阅读，或供历史教师们讲课参考。

《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平等”、“平均”思想试探》和《宗教社会功能面面观》，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当初在写历史教科书时，对相关内容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觉得应该更加实事求是地对农民“平均”、“平等”思想和宗教这种社会现象做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纠正学术界一些偏“左”的看法。后来由于编教科书太忙，这些探讨暂时停顿。现在把它们重新整理，增加一些资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分析，使之更加有理有据。当然，这毕竟是两个较为复杂而且较为敏感的学术问题，还有待各方面专家论证，也欢迎学术界批评指正。

《谈谈三峡文化》曾在人教社《中小学教材教学》的刊物上发表。《臧姓的来源和历史上的臧姓名人》，是臧姓的族谱、家谱，原作为“百家姓书库”的一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也收在集子中，作为纪念。

本书出版要感谢星球地图出版社领导同志，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还要感谢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同行为本书拍摄编制图片，感谢雁明先生设计封面。马执斌先生为本书写序，董义艳同志作为责任编辑，陈普先生审阅，付出辛勤劳动，在此也深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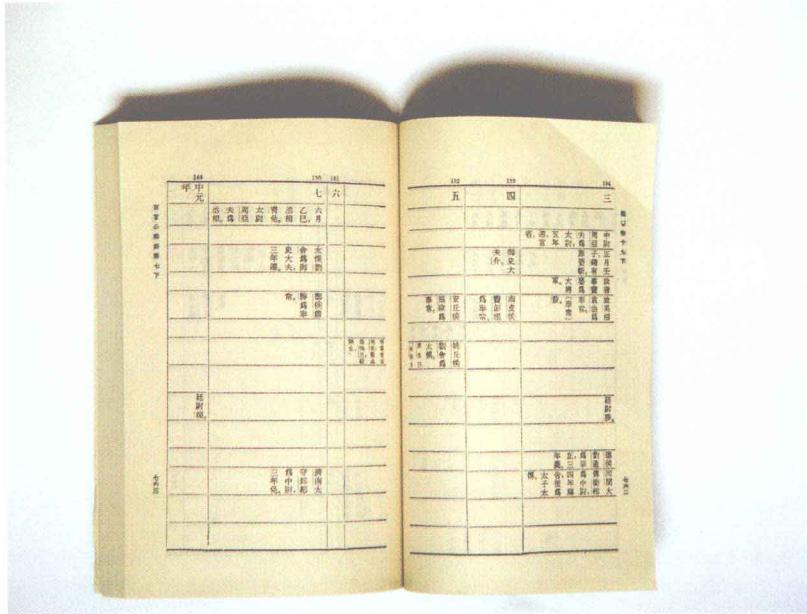
作者于2005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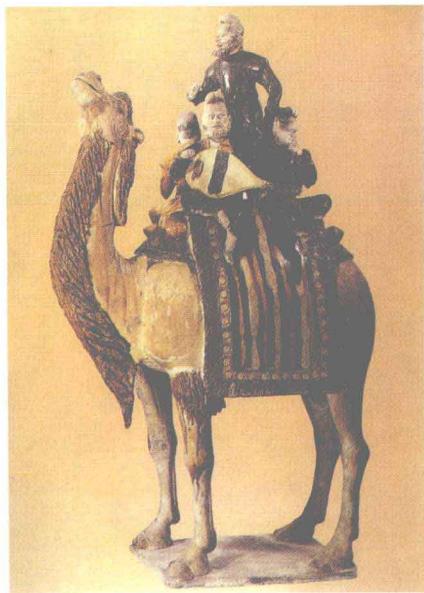
▲新中国历届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周瑞祥主编的历史地图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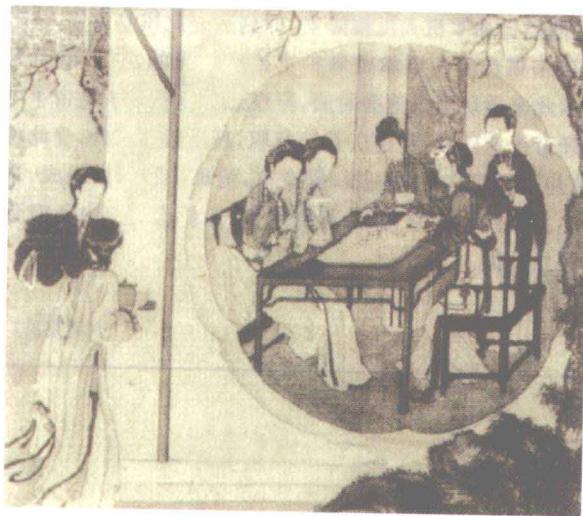
▲《汉书·百官公卿表》三公九卿的记载



唐三彩胡妆乐队骆驼俑



▲隋唐五代正史书影（部分）



◀明清宫廷
后妃休闲生活



▲屈原祠



▲作者与马执斌先生(右一)合影



目 录

《土城集》序（马执斌）	3
作者自序	6

历史教材学概说

第一章 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范围	1
第一节 历史教材学的兴起	1
第二节 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范围	8
第三节 新世纪的历史教材学展望	18

第二章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裁	23
第一节 中外史书的体裁	23
第二节 通史体和章节体	25
第三节 自成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体	29

第三章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34
第一节 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科学性原则	34
第二节 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国情原则和时代精神	40
第三节 历史教科书的教育性原则	44

第四章 历史教科书的编排结构	50
第一节 历史教科书编排结构诸要素	51
第二节 编、章、节和课标题	54
第三节 历史教科书的课文	60
第四节 关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注释	71
第五节 历史教科书的图片和地图	77
第六节 历史教科书的习题和练习	90
第七节 新世纪我国历史教科书编排的新特色	94

第五章 历史教科书编写和学术研究	102
第一节 近年来学术研究新成果	102
第二节 学术新成果促进历史教科书知识更新	118
第三节 学术成果在教科书中的应用原则	125

中国古代史论丛

秦汉三公九卿制丛考	133
隋唐五代时期的婚俗丧俗	170
唐代习俗中的“西北风”	211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219
咸通金刚经雕印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231
为什么说唐末农民起义始于875年?	242
隋唐五代正史五论	245
明清都城、宫廷史概说	259
三易其手的《明史》	319

专题探究

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平等”、“平均”思想试探	322
宗教社会功能面面观	343

地域谱牒文化拾零

谈谈三峡文化	378
臧姓的来源和历史上的臧姓名人	395





历史教材学概说

第一章 历史教材学的研究范围

第一节 历史教材学的兴起

一、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材的不同定义

本章所要着重叙述的是历史教材学的一般概念。首先要探讨的是：究竟什么叫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材？目前，在通常情况下，这二者已经混为一谈了，人们以为历史教科书就是历史教材。其实，二者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有区别的。学术界对此各有不同的界定。已故我国著名课程教材专家陈侠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解释“教科书”一词说：“亦称课本，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而“教材”则比教科书意义要广泛得多，除了界定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一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外，还包括“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材料”，《大百科全书》列举了除教科书以外的“讲义、讲授提纲、参考书刊、辅导材料”等等，辅导材料又包括教学影片、唱片、录音、录像、磁带、多媒体等多种^①。而在《教育大辞典》里，则把“教科书”解释为：“亦称‘课本’、‘教本’……教材的主体”，“教材”则包罗广泛，在该辞典里列举了“正式教材”、“补充教材”、“乡土教材”和“视听教材”、“教学挂图”等许多条目^②。

具体到历史学科而言，许多学者对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材也是各有不同的界定的。上海学者金相成把历史教材分为“基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第144页～145页。

② 《教育大辞典（1）》，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284页。

干教材”和“辅助教材”，认为“基干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学生开展学习的主要凭借”，而“辅助教材”则包括“历史课外活动指南”、“阅读材料”（包括历史故事、文选、图表、图片、历史地图册、历史辞典等），“音像材料”、“计算机教学软件”等等^①。北京学者赵亚夫则把历史教材分成四大类：一、文章教材，包括教科书、教参、乡土教材等；二、视听教材，包括电影胶片、录映资料、录音资料、剧本映像、幻灯片、多媒体教学资料等等；三、统计教材，包括年鉴统计、图表、年表等；四、实物教材，有遗物、标本、模型等^②。根据各位学者专家的表述，概言之，可以简单认为，历史教材是涵义更为广泛的历史教学工具，而历史教科书则为历史教材的主干，是狭义范围的历史教材。因此，一些学者有时也就径直将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材并称。已故历史教育专家赵恒烈在他的《历史教育学》专著中，这样表述：“教材也叫教科书，它不同于学术专著，也有异于通俗读物”^③。我们现在所将要叙述的历史教材学内容，主要也就限于狭义的教科书的范畴。

二、历史教材学——一门新兴的学问

历史教材学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事物，是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学术界的新成果，是随着我国文教事业的繁荣和素质教育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历史教育的国家。早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史学教育就已形成一个专门的系统。孔子的授课中，《春秋》就是历史课本，《尚书》则是上古时期史料的汇编，也可以归在历史教材之列。从南北朝开始，在国家的学校里，历史课就单独成为一门学

^① 金相成《历史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64页。

^② 赵亚夫《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③ 赵恒烈《历史教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科。以后各朝各代，都规定有专门的历史课和历史课本。宋明时期的《史学章句或问》、《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历代蒙求》和著名的《龙文鞭影》，都是五百至一千年前的青少年的历史课本^①。当代历史教材专家苏寿桐先生曾在文中提到更早的唐朝时流行的《蒙求》和《兔园册》，也是“以经史为训”，从其内容来看，也当是那时的历史通俗读本^②。我国近代意义的历史教科书，据学者考证，应出现于清朝末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西学东渐，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教育理论，在各地开办了一些“洋”学堂，由此也编写了第一批具有科学含义和内容的各科教科书。最早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也在此时编成。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认为，我国最早的一本小学历史教科书，是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的丁宝书主编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而当时影响最大的，也最具备科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教科书，则为清末著名学者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在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③。

自丁宝书、夏曾佑以后的一百年间，我国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不同地域，曾经使用过各类和各个层次的历史教科书，不下有数百种之多，先后参予编写的专家学者也不下数百人，其中知名的有夏曾佑、章嵚、吕思勉、顾颉刚、金兆梓、余逊、杨人楩、周予同、陈登原、杨东莼、姚绍华、范文澜、吕振羽、邓广铭、华岗等人^④。他们都为我国中小学历史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些专家学者，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也发表过极有参考价值的意见。20世纪20年代，著

① 臧嵘《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课本》，见《历史教材纵横谈》，第424页。

② 苏寿桐《史编拾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8页。

③ 朱煜主编《历史教材学概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41页。

④ 参阅臧嵘《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